

甘心

作者：林盈沼（本堂會友，來自台灣新竹。曾於台灣校園團契全職傳道十四年。目前就讀於聖路易協同神學院 [Concordia Seminary] 神學碩士班，為中華信義神學院培育師資。妻陳韻琳為一網路作家，經營心靈小憩 [<http://life.fhl.net/>]網站，育有二子明謙、明諒，家人現住台灣。）

歷經三百七十多個日子的離別，終於可以在七、八月間返台與親人重聚，這是何等令人期待的事。離校前夕，來到圖書館前的池塘，望著粼粼波光，一對綠頭雁鴨在池中戲水，忽有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」的淒淒之感。真希望有一隻黃鶴現身，載著我搭乘悠悠白雲即刻返鄉，就讓此地空餘路德塔吧！

說到路德銅像，免不了我也要來到他面前辭行。想當年李白在黃鶴樓送孟浩然，留下孤帆遠影，漂流長江天際的千古名詩，不知他老人家對我此番返鄉探親有何啓示？附近的鐘樓樂音響起，彈奏的是數世紀前的詩歌。音符飄盪在夕陽餘暉中，斑剝的路德銅像似乎在為我的別離嘆息。雖然路德仍挺立在晚霞的光芒中，但昔日炯炯有神的眼光，恰似泛著晶瑩的淚珠。路德是在為著我的再別感傷嗎？晚風吹動著他身後的楓樹，舞動綠意盎然的枝葉，彷彿迴盪出路德深沈的心聲：「基督的捨己，深深的在心底長據；在歷史的長廊中，我甘心作一枝小草。」

「甘心」兩個字，突然觸動我的心弦！是的，除非路德體會「現在活著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。」否則，他老人家怎麼甘心樂意只作一株小草呢？這樣的甘心，使路德願意微小，甘願受辱、被批、虛己，最後變成一塊金屬。

在剎那間我原有的憂心、擔心、傷心、分心與悲情也隨風飄散。這種頓悟，真是神學研究創世紀的突破。就算我無法通過路德弟子們嚴苛的學術訓練，但歷史將記錄曾經有兩支相隔五百年的西方小草與東方小草，在此相聚，激盪出七彩的火花。

帶著坦然的放心，回到中正機場，卻不見妻小翹首候機，爭相目睹，更別說鄉親組團接機了。望著別人的親友相互擁抱，怎麼我才出國一年，就已經完全被遺忘了？我站在出口大聲喊叫全家的名字，連家中五隻貓的名字都叫了一遍，熙來攘往的人群，卻無任何回應。很多人接機舉牌，但都不是等我。在擁擠的人潮中，竟如此孤單，一時之間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差點淚如雨下。拖著行李走到電話旁，正想一探究竟時，頭部突被偷襲敲擊，還被罵一聲：「豬頭！」。驀然回首，小犬阿諒正在嘻嘻奸笑中。這時娘子才姍姍來遲，說接機時走錯航站大廈了。此時我才破涕為笑，但我想像中，機場相逢時，兒子抱膝，夫妻相擁痛哭的高潮戲，已經被小豬頭破壞

了。所以這次機場重逢，只能用「中年離家年中回，鄉音無改體重增。妻兒相見不敢認，笑問豬頭何晚來。」作總結。

返鄉待了五週，最大的收穫，倒不是吃到家鄉口味的各種菜餚；而是看到韻琳沒有被艱困的環境所擊垮，卻更見成熟與典雅，兩個孩子也都有突破性的成長。特別是明謙的改變與突破更是驚人。雖然從求學與節制的角度，他還未完全上軌道，但性格與情緒上卻更見獨立、穩定與謙虛。輟學之後，社會上一年多的磨練，使他初嚐人生的甘苦哀樂，亦增益其耐心，強化其耐挫力。甚至使他更緊緊地抓住神，更重視基督徒朋友的友誼。這都是金錢無法買來的。時間與耐心等待，讓我們經歷了神的帶領與塑造，有如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們一家因此有更深的長談與分享，一年已過，恍如隔世，但內在深處卻有這麼大的變化與進步。

此外我也與台北的家人親戚，教會的弟兄姊妹，新竹佳音畢業生團契，及信義神學院的師長同工敘舊、述職。我要誠摯地感謝諸位弟兄姊妹的代禱、扶持與鼓勵。你們任何一點的付出，都會讓我們銘感五內，沒齒難忘。

九月初於中正機場，我再度揮一揮衣袖，帶著家人的期待悄悄離鄉。回到學校，發現景物依舊，人事已非。上年度走了一百位畢業生，新年度卻有兩百位新生就讀（讀道學碩士者就有 170 位）。看見路德會的弟兄，從年輕到年長，獻身祈禱傳道；註冊人潮一波接著一波，彷彿長江後浪推前浪，真有說不出的羨慕與驚嘆。想到自己也肩負信神儲備師資的身份來此取經，接受改造，真是誠惶誠恐、戰戰兢兢，不敢荒廢任何一寸光陰。

今年底，新竹信義神學院就要進行學院歷史上最巨大的改建工程。在此目睹他鄉路德的子弟們，為著宣教、神學、牧養、訓練，全力以赴、前仆後繼，獻身奉獻，不遺餘力；我也要懇請主內弟兄姊妹們，舉起聖潔的手，隨處禱告，響應信神的邀請，同有一個心志，站立得穩，為福音齊心努力。在人力、財力、靈力上給予不吝的扶助，使這項百年大計，得以見證神的恩典。

秋季班的課程（9-11 月），我再度進入嚴苛的原文與神學訓練。所長要求我修兩門課：進深新舊約研讀，以及羅馬書。羅馬書將是我未來博士論文取材的範圍，而這兩門課的成績，也將決定研究所委員們是否同意我進入博士班就讀的關鍵。眼看著小羊一步一步進入虎口，艱鉅的挑戰將比過去一年更令人驚懼，但我已甘心選擇這條不能回頭的路，即使千山萬水也要咬牙走完。

豔陽高照下，我趁著註冊之便，來到路德銅像前回報此行返鄉所見所聞。經歷

風霜雨雪、日曬雨淋的路德這次是沈默的看著我。似乎他已預見滿載挑戰的未來，千言萬語不如默然無語。我心血來潮，攀爬銅像，想抓住他的腳跟，怎知一陣陣內力傳來，才體會原來沈默是重逢的吶喊。